



，城市的年味在商场大减价中开始，家乡的年味却随着父亲视频聊天画面里，酥肉下油锅溅出的滋啦声率先一步刺激我的味蕾，那声响仿佛在唤我，游子该回家了。

小年一到，炸酥肉的活计就开始在家里张罗起来，这是保留的奶奶家乡的习俗。小时候总是奶奶在灶边炸，我和弟弟妹妹在

旁边守着，边呼气边吃刚出锅的烫嘴酥肉。作为家里过年的重要仪式，炸酥肉从材料到做法，都很有讲究：要选用膘肥体壮的猪前腿精肉，切成小条；加入盐、味精、酱油、白醋、花椒、辣椒、生姜以及用来除腥的白酒，再放入少量白糖增添肉的色泽与鲜嫩口感，腌制半小时；要选用上乘的红薯淀粉和土鸡蛋调制酥皮的原料，不断搅拌，干了就加个鸡蛋，大概是一斤肉配四个鸡蛋的比例，用一根肉条做测试，肉条在面粉里滚上一遭再提起来，若面粉

糊糊足够粘稠不断线，酥皮的材料算是调制完成了；将切好的肉条全部倒进面粉里，给它们裹上“外套”，悉数放入烧热至八九成的油锅；下锅之后就不能搅拌了，待呈金黄色的肉条浮出油面，出锅！在噼里啪啦油花狂舞的厨房，炸出足够两大家子吃整个春节假期的一大盆酥肉，年味儿就此愈发浓烈了。

年味浓，最浓是子夜。大年三十的一顿团圆饭，是所有人从年头惦记到年尾的味蕾记忆。丰盛的菜肴摆满一桌，四道火锅，寓

意四季红红火火，再加上各式炒菜、凉菜，合计不少于十二道，寓意月月幸福。餐桌上柴鱼、八宝饭、糟肉必不可少，家有生意人，图个“财”鱼的好彩头，并祝愿年年有余，八宝饭代表期盼来年事事如意，糟肉则同样是保留奶奶的家乡习俗——用甜酒烧大片厚切五花肉。一家人围坐在这满桌的佳肴盛饌旁，推杯换盏间，整年的疲累都在此刻被轻轻拂去，老人脸上的皱纹也仿佛得到舒展，这是年味正浓的家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年

□ 土方机械公司 贺文彪

过完腊八便是年，腊八节过后人们便开始掰手指数日子了，越是临近年尾，年味儿就愈加浓烈。

岁末，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刻了。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了街道的两侧，各式商品的叫卖声，笑容满面的人们，乐此不疲地精心挑选着不同寻常的年货。火红的大灯笼，映照着人们红红火火、富贵吉祥的日子。喜庆的对联，写着辞旧迎新的祝福和美好的希望。各家各户飘来了春节年味的甜香，村里的左邻右舍人人穿新衣和欢欣雀跃地放爆竹。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随父辈们张贴对联，家里大大小小的门一个都不放过。贴门神、土地神等年画，寓意着来年的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每到过年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年味活动。村口的鱼塘都会干塘拿鱼，家家户户杀年猪晒腊肉，磨糯米打糍粑。年前我们都会去山里祭奠先祖，焚纸烧香放鞭炮，平日里幽静的山谷一下就热闹了起来，路上与同行乡里乡亲，嘘寒问暖扯扯家常。大年初一，乡亲们一大早成群结队去串门，挨家挨户的去拜年，我们这些小孩儿，也被大人领着去沾沾过年的喜庆。

童年的时候，过年是一种单纯的期盼，是可以充分满足小小愿望的美好日子，便是一年中最快的时光。只有过年的那一天，可以吃到平时饭桌上吃不到的东西，可以穿新衣服拿压岁钱。长大了，过年就揉进了思念的情绪，远在他乡，盼望回家的心情不言而喻。回家过年是游子们心中永恒的旋律，过年是对游子内心的一种满足，更是游子心灵上的归属。离家在外，所有聚散的旅程，只有家乡的年味才能填满内心一整年的乡愁。爸爸的拥抱，妈妈的唠叨，以及奶奶口中的那些趣事，浓浓的年味儿，让驿动的心瞬间就回到了家的港湾，忘却在外烦恼。

年是盼来的，年味儿是一种氛围，也是一种传承。年味的关键是人，是家乡。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；乡音入耳，抚我烦心。莫言在《过去的年》说道：“没有美食的诱惑，没有神秘的气氛，没有纯洁的童心，就没有过年的乐趣。”

年中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是厨房，里面有被热气和油烟所包围的人，年中的你我，享受着一年中最理直气壮犯懒的日子。

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天”。除夕之夜，全家团聚在一起，吃过年夜饭后围坐闲聊。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，通宵守候，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驱走赶跑，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。

乡村腊月

□ 泵送机械分公司 朱昆鹏

每逢腊月，是湘西南最寒冷的日子，风从山下刮来，呜咽作响，零星的雨脚一直没断，阔大的棕树叶上，总是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冰，被挑担的路人一碰，稀里哗啦碎一地。

年越来越近，事越来越忙。

父亲从地里挑回一担白菜，放下，到屋脚踩了几脚，踩下两摊黄泥，随手捡起窗户上的抹布，擦干手上的水渍后，朝着里屋喊道：“明天打豆腐吧？”父亲个子不高，但嗓门洪亮，像山上滚落石头。

“明天都二十五了，再不打还哪个时候打？”母亲在厨房回道。

“老沛家等会杀猪，我去接点猪血，前天和他讲好了的。”父亲走进厨房，找出一个新脸盆，刷洗一番后，就朝着沛叔家走去。

猪血用来做血粑，血粑是邵阳的独有特产，主要成分有豆腐、猪血、肥肉和辣椒粉，用脚盆盛在一起，撒上盐，反复揉匀后，再做成一个个包子状，经过几天的烟熏，表皮就成了黑色。虽然外表丑陋，却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，外地人给了它一个比较文雅的称号：猪血丸子。

杀年猪不仅意味着年又近了一步，也代表了热闹快乐，通常村里有空闲的大人都会聚在那里，一则等着买新鲜的猪肉，二则帮主人搭把手。我跟在父亲屁股后面，想去看热闹，父亲回头看了看我，没有做声，只顾往前走。

临近年关，村庄也不像往日那样寂静了，发了童心的大人早早地从镇上的农贸市场买回鞭炮。村子里，不时发出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惊得鸡飞狗跳。顽皮点的孩子，挂着两行鹅黄的鼻涕，鬼头鬼脑地走到女孩背后，点燃鞭炮，扔进她们身后的水沟里，在一阵尖叫声和怒骂声中，“肇事者”嬉皮笑脸地跑远了。隔壁的村庄也传来鞭炮的响声，或几声，或噼里啪啦一阵。冷雨里，湘西南在此时被唤醒，换上了新的容颜，变得格外亲切热闹起来。

杀猪的师傅来了，六十来岁，高高瘦瘦的个子，挎了个年代已久的木箱，脚下走得虎虎生风，衣服外面罩着一件满是油污血渍的青色长衣。沛叔赶紧让座，敬烟，然后叫了自家的儿子去赶猪。他的儿子从堂屋出来，瘦瘦的后生，前



国画·《鸿运当头》泵送机械分公司 高世其

几天才从广东回来。后生手里捉个簸箕，开了猪栏，走进去，簸箕挡在胯下，顶住猪屁股，把猪赶出猪栏，到了门槛时，又急急忙忙扔掉手中的簸箕，揪住猪的一只耳朵，旁边的人见状上前帮忙，抓脚的抓脚，抓尾巴的抓尾巴，把猪拖到了前面的空地上，一声喊抬上了长凳，然后死死按住。猪发出尖厉的叫唤，架空的前腿还在死命挣扎，后生便想上去按住，师傅笑着骂道：“杀猪哪能抓前腿，猪血多不多，全靠前腿抖，你抓它前腿，等会你来抖？”

边上的人哄堂大笑，后生红着脸，又去按住猪肚子，师傅丢掉手上的烟，不慌不忙地弯腰，

从箱子里摸出把尺多长的尖刀，左手一张，抓住猪嘴，右手刀子顺势捅进了猪脖子上隆起的槽头肉里，力道很大，只剩木柄，然后迅速拔刀，一道血柱喷涌而出。沛叔的老婆在旁，见状伸过木盆，木盆里瞬间全是猪血，热气腾腾的猪血上还泛着泡沫。猪哼哼几声，分把钟后便没了动静。师傅叫一声，大家把猪撂到地上，又去张罗开水和脚盆了。

烟雨下的黄泥碧瓦，老树枯藤，极富宋代画卷气息的乡村在断断续续地鞭炮声中，年味越来越浓，呼之即来。农村特有的那些质朴，那些淳真，那些善良，将和传统的年一起，被我们传承，延续。

年味

□ 泵送机械分公司 严威

色的小花，足够儿时开心好一会儿了。

长大后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说起过年，首先想到的词语应该是回家。对于常年在外奔波劳碌的人来说，过年给自己提供了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。的确，

家是那个小时候想离开却离不开的地方，是长大后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。

此刻的你，或许是在回家的路上，或许已在家，都希望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与亲人团聚的节日。

年味是什么？我想年味应该就是小时候对各种新衣服，各种美食，压岁钱的期待，是长大后历经长时间对家的思念以后，回到家里的一份欣喜，是对家人的陪伴。

回忆起小时候的过年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爷爷奶奶年前准备着杀猪，从很早起来烧热水，到杀完猪以后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新鲜的猪肉，搭配上杀猪菜。然后是贴春联、挂灯笼，小时候妈妈不够高，只能在扶梯下羡慕地望着爸爸贴，我心里想着，什么时

候长大了也能自己贴一次，可能是小时候那份念想，现在每次贴春联都特别开心。贴上春联，是对新一年的期许。另外就是祭神拜祖，那些传统的仪式与规矩充满了敬畏与守望的意味。小时候在祭神拜祖前，妈妈会在一旁碎碎念保佑平安万事如意之类的话语，这不是迷信，是对新一年生活的期待。放烟花爆竹应该是小时候觉得有点刺激的事情，我最喜欢的是放烟花，伴随着“咻咻”的声音绽放的朵朵金黄